



水碧沙明

张长弓

水 碧 沙 明

张 长 弓 著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一九七九年·沈阳

水 磨 沙 明

张长弓著

*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$\frac{1}{4}$ 印张: 9 $\frac{1}{4}$

字数: 199,000 印数: 1—12,000

1979年4月第1版 1979年4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158·522 定价: 0.53元

目 录

草原似锦	1
迁往新居	20
买 马	32
彩凤凌空	52
水碧沙明	66
“猎人”轶事	93
射箭选手	111
三个牧羊人	120
司 旗	131
舍丽吉德的婚礼	153
银河落草原	172
老 经 理	187
凌 晨	203
七级风起	215
白音宝力格记实	231

春 潮	244
成 长	262
西 疆 草	271
后 记	289

草 原 似 锦

—

“老支书，咱们那个自动挤奶器，到底啥时候来啊？”

老支书道尔吉开完支部会回来，盘腿坐在炕桌前，刚刚拆开女儿娜仁从城里寄来的快信，公社乳品加工厂的汽车司机才吉尔呼从窗外探进头来：

“老支书，到底有个准日子没？”

这小伙子汗沫流水地干了一天活儿也不嫌累，赶忙往嘴里扒拉了几口饭，就跑到老支书这儿来捣乱。

说他捣乱，并不冤枉，只要你一搭茬儿，他就缠住不放，说起话来没边没沿，从机械化谈到自动化，而且，他提的都是些啥问题啊！

“老支书，你说说，咱这汽车能不能自动化？不用人开，只要你坐在办公室里一按电钮，嗖！就把牛奶运回来了！”

我的老天，多新鲜！一瞧他那往上翘起的头发，就知道这是个不安生的人。

你别瞧那个样儿，他在青年小伙子和姑娘们的面前却又是一个“大名鼎鼎，如雷贯耳”的“英雄”。才吉尔呼的一

张嘴，东说梁山西说海，嘴里能吐出莲花来，啥事一到他口里，就能说得活灵活现。

“啧啧，那个大‘玛新’（机器）啊，好家伙哩，简直是千手千眼佛，一家伙就能给一百头乳牛挤奶，我敢跟你打赌，撒谎是个小狗！”他眨巴着大眼睛，从帽子底下翘出一绺头发来，长长的睫毛一忽闪一忽闪的，真象有那么回事儿似的。

老支书很不喜欢他，谁不是打年轻的时候过来的，哪象他这样轻轻飘飘，哼！还是个共青团员呢！

最好的办法是，对他不理不睬。道尔吉从信封里抽出信笺，凑近窗前，借着黄昏时候仅有的一点光亮读信：

“爸爸，我们的学习就要结束了。旗委对牧区用机器挤奶问题非常重视，怕新学员回去不能胜任，特意派了工厂里有名的老工长崔山来帮助咱们……我们大约九月二十号就能到家……”老支书看着看着，赶紧揉揉眼睛，“什么，什么？等一等……崔……山……哪个崔山呀？我的天，莫非就是他？”

信上的的确确写着“崔山”两个字，老支书的心一下子卷进狂涛里，使他不由得往墙上看了一眼，墙上挂着一把宝刀，这是几十年前一个叫崔山的老铁匠送给他的纪念品。刹那间，老支书的眼前出现了一个鬓发斑白的老人，这是多么可亲可敬的老人啊！

“老支书，到底有个……”才吉尔呼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，这个小伙子，又把脑袋从窗外探进来了。他那一双热情的黑眼睛，在娜仁的信笺上溜来溜去，嘿，有意思，难道还想从女儿给父亲的信中看到对他的问候吗？

老支书有些生气了，冷冷地说：“掌灶的心急，铁锅不热，还欠火候啊！”

“欠啥火候？”才吉尔呼睁圆了闪闪发光的黑眼睛。“机器来了，你却把它紧紧登登锁在庫房里，连看一眼都不行，好象咱们一眼就把它看化了似的！哼，依我说呀，甬等着娜仁回来，咱们自个儿支起来就干！”

道尔吉怒冲冲地拧着两撇黑胡子说：“小伙子，机器就是机器，不是烧水的锅撑子，支起来就干？！好样的，你要一口吃个大骆驼！”

小伙子一吐舌头，缩回头去刚想走，老支书叫住他说：“快把你们乐队集合起来，去接客人……”

才吉尔呼摸不着头脑，“什么客人呀？”

老支书把信笺往他眼前一伸，说：“九月二十号！娜仁她们就是今儿回来……”

没等老支书把话说完，小伙子一声欢呼，撒腿就跑。不大一会儿，大草甸子上回荡着手风琴的悠扬的旋律，它象轻风穿过白桦林，在和桦叶喁喁细语；它又仿佛鸟儿飞翔在草原的晴空，在广阔的天地里，自由地抖动着翅膀儿。

几个姑娘合着拍子唱起来了：

“草原呵，金色的草原，

机器呵，光焰闪闪……呵……嗨……”

这时候，手风琴又奏出欢乐的节拍，调子里洋溢着青春的喜悦和对新生活的热爱。听起来，使人朝气蓬勃。尽情地唱啊，永远也唱不完的时代颂歌！

“老支书，乐队报到！”才吉尔呼象鸟儿煽动翅膀似地

拉着手风琴，把头又探进窗子里来了。

老支书酷爱音乐，这阵儿，他虽然仍旧绷着脸，拧着黑胡子，其实，心眼儿里早就喜欢他了：“这小伙子，心就象透亮杯似的，倒是个聪明家伙，就是……”

二

道尔吉老支书所以不让他们看机器，并不是怕看“化”了，实实在在是怕他们动手动脚的。特别是才吉尔呼，简直是对他没有办法，他嘴里说得挺好听，瞅眼不见，就会伸进一只手去扳动齿轮，到底看看里边是啥样儿的瓢儿。

就为了防备这一手，老支书干脆来个“绝”的，动员小伙子们从汽车上把机器搬进仓库后，两扇板门一关，“咯吱”一声，扣上一把大锁。

说真格的，老支书想要瞧瞧机器的愿望比小伙子们还强烈，他瞅着人们不在仓库跟前，就悄悄打开锁头钻进仓库，用他那因快乐而抖动的手轻轻揭开了机器的套衣。就象勘探队采到了矿苗，骑手遇见了骏马……不，这一切比喻都失掉了光彩，不如开门见山：老支书道尔吉看着自动挤奶器，越看越爱看，越看越拿不动腿儿。

老支书虽然经得多，见得广，可是，在解放战争那烽火硝烟的日子里，他只是挂一支马枪，抡一把大刀，日日夜夜生活在战马的脊背上。从一九五一年复员以后，他就一直在自己的故乡——白云塔拉草原上劳动、工作，从互助组、合作社到人民公社，他和牧人们一起走过了不平常的道路。今天，草原要实现水利化、机械化、电气化了——他们公社的

乳品加工厂完全用机器生产，他们这个饲养乳牛的、专门给乳品厂供给原料的专业队，就要用机器代替手工挤奶了。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，真是一个艰巨的历史任务呢！

眼前喇的一亮，强烈的电灯光把屋里照得雪白雪白。老支书从墙上摘下那把宝刀系在腰间，又嘱咐老伴儿，在银镶的木碗里斟满清亮喷香的马奶酒，按照草原好客的风习，为远道而来的客人洗尘。

“走吧，咱们去接！”由于兴奋，老支书两颊绯红，眼睛里闪着光彩，走起路来还是不减当年那雄赳赳的骑兵风度。

姑娘们一路唱着，愉快的歌声飘在草原上，钻进云霄里。这些幸运的年轻人啊，生在这个伟大的时代——毛泽东时代，他们不再和套马杆子、湿牛粪打交道了，而是要用那抓套马杆子的手掌握现代化生产中的奥秘。

晚霞在白桦林梢上燃烧，草原的夜姗姗而来，它把绛紫色的纱巾披在山头上、小河里。蛙儿在塘边咯咯地叫，小溪在用它那悦耳的低音唱着一支歌儿，多么安谧的秋夜啊！

这一伙欢迎的人群，等了许久也不见汽车的影子。汽车站的人们说：班车已经过去了，后边还有加车，但不知什么时候到。

等啊等，盼人是焦急的事情，难道今儿不来了？该死的小娜仁，尽放空炮！

前面，远远的公路上射着两道雪亮的光柱，一会儿，听见了呜隆隆的马达声。

手风琴的声音象江河流荡，倾泻着抑止不住的激情，姑

娘们的歌声更高……。汽车“呜”的声开过去了，连停都没有停一下。

才吉尔呼大失所望，姑娘们闭住嘴巴各自走散了。

“也许……有什么事儿耽搁了吧？唉！试机的日子还得往后拖……”老支书自言自语，叨叨念念。

才吉尔呼一肚子不高兴，这阵儿，他的嘴头可不饶人：

“掌灶的心急，铁锅不热！……”

老支书在黑暗里投过严厉的目光，小伙子一缩脖子跑远了。

道尔吉老支书自个儿往回走，在这样迷人的夜晚走路，如果不唱一支歌儿，简直是罪过。于是，他哼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骑兵的一支战歌：

“……挥动着闪电般的马刀，

战马踏着烈焰前进……”

前面，万家灯火，远处一道白亮亮的光带，就象把整个星座搬到了草原上，那就是公社里的乳品加工厂。一看着工厂上空的灯火，老支书更加沉不住气了。“人家日夜三班搞生产，咱们却供不上原料……唉！”

老支书有个习惯，天天晚上都要围着乳牛饲养场转一遭儿，不这样，连睡觉都不踏实。今儿，也不例外，脚步不由自主就来到了乳牛饲养场。

突然，使他大吃一惊。

乳牛饲养场里灯火通明，那些膘满肉肥的乳牛都各就各位，站在槽前慢悠悠的倒嚼儿。黑牛瞪着黄牛，烟熏子牛看着花腰子牛，它们不知道在这深更半夜里出了什么事儿。

牛槽前边站着两个人：那个细细纤纤的女孩子，不用看就知道是娜仁；另一个，宽肩阔背，五大三粗，一定就是请来的老工长。

道尔吉三步并作两步跑进畜舍，嘴里嚷着：

“怎么，你们先回来啦？”

“坐班车来的呢，绕着小道直接就到牛场来了。”娜仁上前拉着爸爸的手，要给他介绍那个老师傅，那人一回头，道尔吉乐得象小孩儿似地扑了上去。

那个老工长扬起两道长长的白眉毛，那一对细小而尖锐的眼睛在眉睫下跳着愉快的火花。他抢上一步，一把抱住道尔吉，嘴里喃喃地说：“老弟呀……”

道尔吉哈哈大笑：“紫檀树枝杈多，草原的人们朋友多，放下帽子吧，崔山老哥哥，来到自己家啦！”

娜仁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儿，睁大了眼睛，看着这两个亲亲热热的老朋友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道尔吉说：“老哥哥，这就是我常提念的那个——你的大侄女。”

崔山好象才认识娜仁似的，上下打量了好半天，然后用一个突然的动作把娜仁举上了头顶：

“好样的！高山出俊鸟，草地出人才啊！”

道尔吉忙说：“走！快到家去，咱哥俩好好唠唠。”

崔山一拍大手说：“行！不过……咱们的任务是‘检阅’……”他用手往牛栏一指，大踏步走了过去。

三

这天夜里，“检阅”了饲养场所有的乳牛之后，两个老人谈起了往事，一夜都没有合眼。

道尔吉老支书从绿鲨鱼皮鞘里抽出了那把宝刀，刀光一晃，喇啦一道闪光，它亮晶晶、冷森森，就象一泓秋水。他激动地说：“刀的钢口多好也不能割破鞘子，人多么聪明勇敢，也要听党的话啊！”

老工长崔山一听这句话，眼睛里闪着光辉，他把银白的头发一扬，说：“对呀！”

在两个老人促膝话旧的时候，小娜仁正和才吉尔呼一块儿在桦树林里倾吐衷情，老人们讲了些什么，她根本就没听到。

.....

一连几天，忙碌的日子过去了，机器早已安装完毕，一切都准备的妥妥当当。小娜仁在操纵室里专门看管电动机，那些照看挤奶的姑娘们也都经过训练，技术娴熟。从乳牛饲养场往乳品厂里运输奶子的大卡车已经开来了，开车的司机就是才吉尔呼。

这天，草原的天空就象用清水洗过的镜子，风从达赉诺尔的湖面吹来，带着一股淡淡的海洋的咸味和湿气。迎着微风，就象用鹅绒轻轻拂着面颊。

草原虽然绚烂多彩，却从来没有这样热闹过，牧人们用万年不老的青松扎起一座高大的彩门。姑娘们采来了马兰花，猫眼花，铃当花，芍药花……彩门就象是用花儿砌成的，

野花吐着大草甸上所特有的芬芳气息。

一切准备停当，公社党委书记剪彩之后，小娜仁在操纵室里按动了电钮。长长的橡胶管都吸在乳牛乳房上，奶水象无数股细流，击溅着洁白的铝桶，叮叮叮，咚咚咚，简直就是音乐，最美的音乐。

老道尔吉兴高采烈，他从家里捧出一面古筝，就在那花团锦簇的彩门前，用整个心灵弹奏起他所喜爱的骑兵之歌。古筝声和奶水击溅声融在一起，人们就象在达赉诺尔湖里游泳一样，周身都浴着温煦、柔滑的水流。

不料，就在这欢乐的日子里，出了一件不愉快的事，运奶的大卡车只跑了一趟就再也不来了。奶牛一批轮着一批排在挤奶器前，奶水从小桶倒在大桶里，大桶里也盛不下，汽车还是踪影不见。

老支书赶紧派人往乳品厂打电话问询，他自个儿走出彩门，眼巴巴地望着躺在茫茫碧野上的公路。

这时，老工长崔山当机立断，他举起青筋突暴的手臂，斩钉截铁地高喊：“停车！”

机器虽然很快地停了下来，但，奶水仍然从牛的乳房里往外流，象银子那样洁白而闪光的乳流洒在了草地上。

打电话的回来说，汽车临时发生了故障，主要是司机才吉尔呼没有事前仔细检查。

老工长眯起一双细小而尖锐的眼睛，直直盯着道尔吉，眼神里含着愤怒、焦急、惋惜、埋怨……似乎在说：

“这就是你的不是了，老支书！你看，你把草原上的年轻人管教成啥样了？这样的工作态度！”

然而，老工长并没有吐出半句埋怨的话，只是果断地说，“我去修理大卡车，让那个年轻人睡懒觉吧！”

他的话就象板上钉钉，不可驳回，老工长崔山跑到乳品厂三下五除二就排除了故障，并且替才吉尔呼开上了卡车。

原来，才吉尔呼的心情不在汽车上，而是在操纵室里。

在安装机器的时候，他稍微一有空儿，就跑到操纵室，围着机器转悠。当然，小娜仁严厉地制止他，坚决地不允许他往机器上伸手。可是，这小伙子却蛮有一股子韧性，不让伸手吗？就站在旁边看。而且，看着看着，他也似乎懂了门儿，用行话说这叫做“偷艺”，他所以能开汽车，也是整天跟拖拉机手们泡在一起看会的。

白天开车，晚上跑到操纵室看机器，天天如此，风雨不误，小伙子的眼里熬出了红红的血丝。

越喜爱那复杂的机器，也就越发对运输工作不安心，常言说：衣裳长了绊腿，思想一溜号，工作就出了毛病。

等到老工长崔山坚决地坐在驾驶台上，手把方向轮脚踩油门，根本就不听他解释的时候，他懊悔地低下了头，心里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难受过。而且，真是祸不单行，小娜仁在这天晚上找了来，她就象一只好斗的雄鸡，狠狠地和他吵了一架，把他说得一钱不值。更严重地是：她口口声声发誓，再也不理他了！

“难道……我是懒蛋吗？”才吉尔呼的头发完全翘起来了，他眨着黑眼睛，闪动着长长的睫毛，痛苦地思索：“我是那油嘴滑舌光说不干的人吗？啊，她那是说些什么？‘都象你这样的思想，牧区就别想实现机械化！要想生产机械化

必须首先有工人阶级的头脑……。’哼！把在工厂里学的那套都搬出来了，我的头脑咋啦？难道真象她说的那样……生……了……锈！”

小伙子连懊糟带着愧，一连两天三夜没出房门，睡不稳，吃不香，真象得了一场大病。

就象一面镜子似的，才吉尔呼的情绪好坏，都直接反映在小娜仁的脸相上。这几天，小娜仁虽然仍旧聚精会神地在操纵室里工作，而且做得毫无瑕疵，可是，她那美丽的，红喷喷的小脸上却象蒙了一层灰尘。

这天晚上，工作完了以后，娜仁就靠在窗前看书。不知是什么书这样难懂，尽管她的眼睛，始终不离开书本，却好久好久也不翻过一页。

道尔吉老支书和崔山一挤眼，他抽出那把宝刀，象跟前没人似地讲起了故事：

“一提念起这把刀来，就是十四年前的事儿了。

“也是这样一个秋天，草原上到处燃烧着战火！我们一排人正追击蒋匪胡图仍嘎。土匪他妈的都撒开了兔子腿，我们一路紧追，马跑得快，歌唱得欢：

“‘挥动着闪电般的战刀，马蹄踏着烈焰前进……’”

老支书一边讲着唱了起来，女儿还是紧锁双眉，在那儿只顾看她的书。

老支书还是接着往下说：

“嘿，蒋匪就在前边，眼见就钻进苇帘沟里去了，那大柳塘子，钻进去就甬想找见。

“战士们都红了眼，齐声说：‘老排长，怎么办？’我

说：“追！抓他妈活的！”

“正在这个劲头上，营里下来命令：立刻停止追击！”

“什么停止追击呀？蒋匪钻进柳塘子里就打不着了，管它三七二十一，哪怕回去受处分呢，先过过瘾！”

“哟，那行吗？”小娜仁已经不看书了，她往前凑了凑，睁大稚气的眼睛直直瞅着父亲。

老支书不理那个茬儿，还是往下说：

“一排人冲上去了，但是，把咱们军队的整个部署打乱了！没有和兄弟部队协同动作，结果呢，想打敌人却放跑了敌人。

“我当时受了重伤，把大马刀也打丢啦。由于当时我是参军不久的蒙古族牧马人，上级考虑到这一情况没给我处分。不过……，人做了错事即使骑上大雁也难飞，自己的心是最严厉的审判官！

“可能是由于那次鲁莽的过失吧，养伤好了以后，上级把我派到镇上的兵工厂里。说是兵工厂，其实，论人，不过一打；论设备，就是一个熔铁炉和一个翻砂间。再就是……兵工厂的党支部书记——巧手的老师傅崔山，你崔大爷。”

小娜仁一听到这儿就喊起来：“哎呀呀，您那时候就……”

崔山摇摇丝发银白的头，说：“你爸爸又要出我老头子的洋相呢！”他的脸上红了起来。

“别打岔！”道尔吉讲得津津有味；

“说这兵工厂的规模小是事实，可是，尽干大活计，当时所有的精密武器，咱们都能修理、配件。那阵儿我们从蒋